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45
30 September 1975

CHINESE

第一八四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二上午十一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哈桑先生	(毛里塔尼亚)
<u>理事国</u> ：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古里诺维奇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哥斯达黎加	法西奥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伊拉克	扎哈维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瑞典	里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默里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布布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三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九日大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826)

主席：按照安全理事会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在我邀请下列各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阿尔及利亚、保加利亚、柬埔寨、古巴、捷克斯洛伐克、达荷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印度、老挝、马达加斯加、蒙古、波兰、罗马尼亚、塞内加尔、斯里兰卡、南斯拉夫。请上述各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保加利亚代表盖列夫先生、柬埔寨代表沙林察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维伊沃达先生、达荷美代表阿贾巴德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弗洛林先生、匈牙利代表霍拉伊先生、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老挝代表西布拉瑟特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蒂安德拉扎先生、蒙古代表彭察格诺罗夫先生、波兰代表雅罗谢克先生、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先生、塞内加尔代表法尔先生、斯里兰卡代表阿梅拉辛格先生和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的一封信，要求安理会邀请它的代表团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想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有关条款的规定，邀请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既然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现在请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

位就座，按照通常的了解，在轮到他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谢维尔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在我请我的名单上第一位代表发言以前，我要提请安理会各理事国注意 S/11832 和 S/11833 号文件，内载安理会现在要审议的两个决议草案的案文。

现在请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谢维尔先生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谢维尔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首先欢迎阁下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要职，并祝阁下一切成功。

我也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让我有机会在联合国这个庄严的机构发言。

由于不可抗拒的历史过程，许多新国家出现在世界地图上，新国家的加入使联合国的会员国数目不断上升。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现象，证明世界正坚定地一直走上进步的道路。最近，佛得角共和国、莫桑比克共和国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取得了独立，大会欢迎他们并接纳了他们加入联合国。

这些新独立国的建立和加入联合国是民族解放运动胜利的成果，毫无疑问地证明最终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最后的前哨基地的时候已经快要来临了。同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象许多其他代表团一样，诚恳地支持对接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为联合国会员国这个问题作一决定。

前不久，由于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投了反对票，接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加入联合国的推荐不能通过。对此，我们表示遗憾。由于这项行动，让越南两国参加联合国活动一事便有了完全不该有的推延，虽然越南两国的人民在他们反对干涉主义者的长期斗争中作过巨大的牺牲，成功地维护了他们的自由、独立和主权。

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深切尊重和真挚同情。它们得到了广泛的国际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最近在国际上所采取的行动证明，它们正设法同各个国家在联合国宪章所载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坚决支持两国政府加入联合国的要求。接纳越南两国是完全符合联合国会籍普遍性的宗旨和宪章所规定的条件的，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平，加强各国人民间的安全和合作无疑是一项极端重要的贡献，而且也代表了和平共处原则的具体实行。

接纳越南两国加入联合国的决定定将有助于达成本组织现阶段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加深推广国际缓和，使它不可逆转。

我们非常高兴地注意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要求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取得了联合国的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明确支持。今年九月十九日大会通过第 3366 (XXX) 号决议是最显著的证明。推延积极地解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加入联合国的任何行动都会为执行联合国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即会籍普遍原则制造人为的障碍。这种作法不仅不会使联合国巩固，反会使它减弱，实质上等于漠视今日世界的现实情况。

关于这方面，我们希望强调，接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加入联合国首先是符合本组织的利益的。它会提高联合国的声誉，帮助它更有效地处理它所面对的重大的任务。乌克兰人民，与所有苏维埃人民一样，一向与英雄的越南人民站在一起，给予了他们必要的援助，帮助他们进行反对外国篡夺者及其仆从的斗争。我们以苏维埃乌克兰人民和政府的名义，表示我们的信念，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必将得到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的支持，越南两国一定会成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

主席：多谢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对我说的这番好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塞内加尔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法勒先生（塞内加尔）：主席先生，我国代表高兴地看到，在安全理事会审议象接纳越南两个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这样紧急的问题的时候，阁下负责主持安理会的工作。我们感到高兴，不仅是因为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和塞内加尔之间的特殊关系——我应该说是我们荣幸建立的关系——而且也是因为阁下的政府采取了以和平、进步和正义的理想为动力的政治方向，而这些理想是塞内加尔政府和它重视的共同的理想。此外，主席先生，我希望你会让我以个人的名义再说一句话，表明我对于阁下——这位宽宏大量的、老练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友情和崇高的敬意。我也想通过你向安理会所有理事国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它们容许我们参加这个辩论。

安全理事会今天是审议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加入联合国的申请。有关国家在今年八月十一日已要求安理会审议这个问题。安理会投票赞成建议大会对这两项申请作有利的审议。但是，由于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美利坚合众国投的一票，安理会的决定未能生效。现在，这个问题看来有了新的光景，因为这次不是申请国向安理会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大会本身觉得，今年八月十一日辩论的结果不但不能反映国际社会的真正愿望，而且还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第四条的规定。大会一致通过了这项决定。这就是说，鉴于大部分国家的支持，安理会有责任考虑我们组织绝大部分代表团所表示的真正愿望。

在八月十一日的辩论中，行使否决权的那个常任理事国为它的行动辩护，说是因为安理会拒绝审议南朝鲜的申请。我不想赘述驳斥这个立场的政治和法律论点，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宪章第四条规定：

“凡其他爱好和平之国家，接受本宪章所载之义务，经本组织认为确能并愿意履行该项义务者，得为联合国会员国。”

在这方面，我要指出，接纳一个国家加入联合国的决定不是安全理事会的事情而是大会的事情；安理会只不过是作出推荐。因此，如果根据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第 3366(XXX) 号决议的规定，大会一致“认为联合国应接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为会员国”，那么安全理事会应该注意到它的工作已经大为简化了。

我也不想重述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国际院所表示的意见。国际法院指出，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在投票接纳另一国加入联合国时如果提出要它投赞成票，便要以“接纳另外其他国家与该一起加入联合国”为条件；是没有法律根据的。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又拒绝接受有偏袒的联合国会籍普遍性为理由来解释它的否决票。事情偏又那么凑巧，正是这一个现在拼命反对这种作法的代表团，二十几年来竭尽所能来关闭本组织的大门不让我们地球四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合法代表进来。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与我们在一起，但是美国到了最后一分钟还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更近一点，关于差不多五年以来被朗诺的所谓高棉政府的傀儡非法占据的柬埔寨席位问题，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态度。我们同样有权推想，美国一定会以反对有偏袒的会籍普遍性为题，以便无条件地支持比勒陀利亚政府的四百万白人种族主义者，而住在同一国家里的一千六百万黑人和有色人种却完全不能参与他们自己国家的行政工作。

塞内加尔一向十分重视联合国的会籍普遍性原则；但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与这个原则无关。

第二，越南两国的问题和朝鲜问题之间有若干共同之处。两者都是由于其人民意志无法控制的环境而成为分列国家的。我们可以作的比较只能到此为止。越南两个共和国自己要求加入联合国，可是在朝鲜两方，只有一方提出了申请。此外，我必须指出，大韩民国政府申请加入联合国是违反大会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朝鲜和平统一的一致意见的规定的。它也违背了有关双方于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签署的联合声明，其中确认朝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朝鲜现时的两个政府，

象联合国一样，应致力于朝鲜的和平统一。因此，接纳朝鲜的问题绝不能与接纳越南两个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连在一起。

越南人民英雄地赢得了殖身于国家之林的权利。他们前赴后继，不怕牺牲，恢复了自由，维护了独立和国家主权。它近来并且证明，它既能够为维持世界和平和安全出力，又能够同各国人民发展友好关系和良好的合作。要人要我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的申请作可恶的国际讨价还价，如果我们的组织低头屈从，那是可耻的。但是如果我们接纳曾付出那么多代价来维护我们都深为尊重的自由、正义和独立理想的英雄人民的真正代表，那将是我们组织的光荣。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上星期五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中指出，尽管大会作出了一致的决定，他的政府仍然决意要否决两越加入联合国的申请。他也讲了一些我们早已知道的事情，就是国际法院是应他的政府的要求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发表了它的意见的。美国代表在发言中把越南两个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申请混在一起后，现在又指责安理会其他理事国对投票接纳另一个国家——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横加条件，而事实上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因为该国从未申请过加入联合国。这一点至少是使我们觉得奇怪的。

此外，在我们看来，美国代表的发言有自相矛盾之处。事实上，美国代表首先指出国际法院认对于接纳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全面的解决办法是不可接受的，但最后却说，如果不平等地处理两越的申请和大韩民国的申请（这根本不在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他的政府便要行使否决权。美国代表同时申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数次表示，大韩民国有资格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从安全理事会最近对这件事所作的决定看来，似乎这件事一定有了相当的发展至于大会对这件事的看法，如果美国要知道，它大可以把这个问题提交大会审议。

我们委实遗憾地注意到，象美国这样在国际舞台上起着这样重要作用的国家，竟利用法律诡辩来向一个民族泄忿，这个民族的唯一罪过就是努力保卫自由、维护

国家独立。无论如何，美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战场上没有打胜的仗，永远不能在外交方面希望打胜。不过，我们高兴地注意到，整个国际社会差不多一致地谴责这种不可容忍的卑鄙行为。

美国又再次孤立地，完全孤立地支持一项不正义和无法辩护的主张，反对世界社会的差不多一致的意愿。越南人民在负荷了他们从来不愿意有的战争的可怕重担达三十年之久之后，现在正在尊心致志地重建他们被战争破坏的国家。他们的艰巨努力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道义和物质支持，对他们的那些牺牲应该引咎的国家更应支持他们。越南两个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应视为英雄的越南人民三十年来所经历的漫长恶梦的真正终结。我必须确实实地强调，迄今为止，在我们组织中没有一个国家质疑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占有他们在联合国的地位的权利。

因此，根本要点是，我们应该公正地、毫无偏袒、毫不怨恨或苛刻地审议这两个国家的入会申请，我们唯一关心的是，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和解和谅解。

联合国未能找到有效的方法使越南人民免受三十年英勇斗争的痛苦，现在要抓紧机会弥补错误，即使只能弥补一部分，至于公道地说，联合国可被指控的悲剧性同谋关系更不用提了。如果不这样做，联合国便没有完成任务。安全理事会应当毫不踌躇地答应两越的请求，从而顺应联合国全体代表的一致愿望。只有这样一个决定才能满足整个国际社会。如果安全理事会表示反对大会一致通过的、其中规定“应接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为会员国”的决议（第3366(XXX)号决议）它所作出的这个决定一定会引起不可想象的后果。但是，我们愿意相信尽管有人在安全理事会上一次会议说了一句话，安理会没有一个理事国愿负起这样严重的责任。

主席：多谢塞内加尔代表对我的嘉奖。他对我的恭维是不足奇的，除非人们不晓得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和塞内加尔之间在各方面都有坚强的、历久不衰和日益壮大的关系。

下一位发言者是马达加斯加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蒂安德拉扎先生（马达加斯加）：主席先生，请容我表示一下我国代表团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会议时所感到的特别满意的心情。由于毛里塔尼亚同马达加斯加两国有着极其友好的关系，我期望，在你孜孜不倦、开明、而且通达的指导之下，安全理事会将能够根据和平、谅解和进步的共同理想，找到解决当前所审议问题的办法。

我还要藉这个机会向你本人，并通过你向理事会的所有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同意我国代表团参加这项讨论的请求。

国际舆论一致认为，东南亚，特别是越南的当前局势是加强该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种情势是经由整个一代的越南人民进行勇敢的反殖、反帝斗争以及进步力量反对反动的和外国的干涉取得胜利所促成的。

因此，在国际安全的加强与越南人民的胜利之间存在着无可争辩的连系。而且，我们都认识到，本理事会负有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而加强和平与安全是安全理事会代表本组织所有成员——这一点必不可忘——所执行的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如果我们在加强和平方面真正坚持这两个必要的因素，即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和越南人民的贡献，就不应该反对在国际上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这种承认的必然结果是接纳这两个国家加入联合国。

美国本身宣布它并不反对两个越南国家加入联合国。如果美国能够象它声明要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有利考虑接纳另一个申请国一样，清清楚楚地表明它不会以任何想象得到的方式反对两个越南国家加入联合国，那就再好没有了。不幸，在美国最近的声明指出它不会改变初次讨论越南两方的入会资格时所采取的态度以后，我们注意到，这两个国家再度成了单单一个国家独断横行、任意排斥的牺牲。

一个不知真相的外行人可能由此得出三个可能的结论：第一、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不曾接受宪章的义务；第二、本组织断定这两个国家不爱好和平、不能履行并且不准备履行宪章下的义务；第三、联合国请这两个国家不要遵守宪章的原则。

第一个结论已由这两个政府所发表关于本组织和世界各国的宣言予以正式驳斥。他们愿意根据不结盟的各项原则即，主权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尊重独立和互利，推动外交关系。第二个结论是公然漠视今年九月十九日的审议结果：由大会有效而民主地代表着的本组织确认，两个越南国家可以成为联合国的成员。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居然不赞同这种一致的意见，这是真的，但是我们要着重指出支持这种一致意见的不只有不结盟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至于第三个结论，它显然是个站不住脚的自相矛盾的怪论，因为我们的组织已保证确实使所有国家务必根据宪章义务所依据的原则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两个越南国家已经具备入会的客观条件，而且已获得民主的、一致的和超乎党派的支持。

这可以说明为什么美国一味玩弄程序策略，为什么某些人一直枉想制造对于我们动机的怀疑。美国在最后关头唆使一个国家请求入会，明明知道它会象前四次一样引起争辩。它还或明或暗地爰引有条件接纳的问题，虽然它不可能不知道——既然问题原是它自己提出的——国际法院已于一九四八年发表过一项咨询意见，认为这种论点站不住脚。现在，由于极其不寻常的形势逆转，有人指控我们这些国家是以只存在于某些人想象之中的另一个国家的入会为前提来审议一个国家的入会。说得更清楚一点，据我们的了解，本组织并不曾收到任何关于接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会员国的请求。

从观念方面来看，有人向我们提到意识型态多元主义和会籍普遍性的需要。但是，我们是被误会了，正是为了这种多元主义，我们才要求接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就会籍普遍性来说，如果肯顺从国际舆论的话，这正是把故意注入这个概念内的暧昧成分赶快消除的时候。由于我们同两个越南国家抱持同样的意识型态和以社会革命促进人类进步的同样的观念，有人声称，我们给予这两国的支持是从某种选定的普遍性出发。那是企图漠视这样的事实，即根据承认非会员国地位的联合国宪章，会籍普遍性只能是接受我们的原则与目标的普遍性。超过这个限度则无异违背宪章的精神与条款。

审查两个越南国家入会资格时的主观客观情况促使我们向安全理事会披陈下列的看法：

第一、虽然目前的宪章仍然承认否决权，这种否决权显然是有问题的。只有在和平与安全遭受威胁时才应该使用否决权。我们很难理解，接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怎样会对一个国家的安全产生消极的结果，或因而破坏国际的和平与安全。

第二、宪章规定，接纳一个新会员国的事应由大会作决定，安全理事会只能推荐。目前的情况是，推荐不具约束力，因此人们可以怀疑，在这种特定情况下使用否决权有什么意义和作用。

第三、尽管有国际法院于二十五年前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所作的解释，可以同意的是，理事会可能采取三种方式向大会推荐：可能象以往——至今至少二十年以来——大多数的接纳情况那样积极推荐；或者象一九四九年接纳一个国家的情况那样有条件推荐；或者消极地推荐。

在两个越南国家的情况下，既然由于一个常任理事国使用否决权，理事会无法积极推荐，而且不发生有条件推荐的问题，我们认为理事会除了不得不向大会递送一项消极的推荐外别无他法。大会将完全有权决定如何处理这种推荐。对于我们机构的前途而言，这是一宗空前的特别严重的事实。至少我们将有利于说明，我们不为这种根源于某些国家蓄意操纵而有损于严格尊重宪章规定的荒谬情况负责。

三十年来，由于大国的决定，尽管有普遍存在的有良心的人和最权威人士一再呼吁，联合国一直无法在解决越战方面发挥真正有意义的作用。在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遭受破坏的时候，我们逃避了我们的责任。

越南人民以其最大的尊严经受了最可怕的苦难和想象得到的最严重的屈辱。难道要求我们保证不使他们白白受难是太过分吗？难道要求联合国以最适当的方式确认一国人民同殖民主义、外国占领与外国统治作斗争所取得的胜利和确认该国人

民对于加强国际安全所作的贡献是太过分吗？最后要问的是，难道要求我们遵守宪章的原则和过去十五年内所通过的关于国家间关系、国际安全和民族解放的宣言是太过分吗？

理事会讨论的结果似乎是事先注定了的。我们为此深感遗憾，而且我们将会知道它所引起的后果。不过，无论理事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我们仍然相信，正义和公道终将获得伸张，并且相信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将对国际生活作出积极的贡献。他们已经在不结盟运动中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也知道，他们被本组织的历史所遗忘的时间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归根结底，因他们加入联合国而得到好处的是我们。

主席：感谢马达加斯加代表向我和通过我向我国所讲的极为亲切的话。

杰克逊先生（圭亚那）：在成为安全理事会目前所审议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之后，我国的代表团极其高兴地发言——象它八月间那样——支持接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加入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之所以在前次审议这个问题之后仅仅几个星期就重新审议这两件申请，是由于大会获得所有 123 个出席投票的代表团支持的第 3366(XXX)号决议明确要求安全理事会这样做的结果。安全理事会因而获得了一个就这个问题补过自赎的机会。

我相信现在不必重述越南人民为反对现代政治奴役力量所作的英勇努力。他们遭受的灾难的严重是受到广泛承认的，就象他们受之无愧的胜利受到普遍的喝采一样。越南人民赢得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赞扬，不仅是由于他们的斗争终于获得了成功，而且也是由于他们的领导人——以及他们的人民——在获得最大胜利时所表现的政治家风度与尊严。目前他们正刻苦工作，重建受到如此粗暴破坏和如此残酷掠夺的祖国。但是越南人民并不受蒙蔽。越南南方共和的一位政治领袖正确地说出了这个世界应该给予越南人民的的报答：

“有过这种伟大功绩的国家是应该值得享有和平、自由和幸福的。”

越南人民已经保证为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的事业贡献出他们的卓越才能和经验。在这方面，他们所指出的目标还包括向他们从前的敌人伸出友好之手，一旦这个过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严格遵照关于国家间友好关系的《宣言》的其他各项基本原则确立起来，便开始。

没有人否认——这是值得注意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完全具备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资格。我再说一遍：没有人否认这一点。这两个国家爱好和平，他们接受宪章的义务，他们履行宪章义务的能力和意愿是不成问题的。的确，要找出一个或两个象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那样显然具备入会资格而现在不能享受联合国会员国利益和特权的国家，如果不是办不到，也实在是难于做到的。因此，目前有什么能够阻挠这种申请呢？简单明了地说，这就是再度行使一项宪章权利——有人认为它是特权——的意向的声明。我指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掌握的否决权。

九月十九日大会本届会议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时，来自姐妹国家墨西哥共和国的同事提醒我们注意安全理事会四个创始常任理事国——包括美利坚合众国——在《四国宣言》中所作保证不故意使用否决权阻碍安全理事会的工作的承诺。来自不结盟的南斯拉夫同事在昨天所作的绝妙发言中也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所以，我们只须申明圭亚那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这种谅解在目前仍能受到破坏。

尽管如此，让我们注意一下所述关于这一提示的理由。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莫伊尼汉大使在上星期五的发言中明白表示，美国政府希望不妨碍接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加入联合国。而且，莫伊尼汉大使还在他的发言中证实美国代表团支持国际法院于一九四八年所作关于申请加入联合国的“连系”的裁决，他主张，

“每一申请应依其个别情况根据已有的标准加以审议。”（第1842次会议，英文本第53页）

但是，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却进而宣称，它要使用否决权——虽然感到遗憾——以阻挠本理事会目前正受理的申请。

这个代表团从反对所谓“一揽子交易”的高尚的原则立场出发，然后提到关于南北朝鲜的态度这样一个不在议程上的问题而这个议程是用民主方法并按照暂行议事规则通过的。因此，我们便面对了一个最稀奇古怪的情势。有个奇怪的逻辑正在起作用。由于提出朝鲜问题，美国代表团违背了它所信奉的关于申请的不联系原则。

但是，这种情势并不是不可挽回的。我国代表团同其他国家的代表同样希望美国能够趁早改变立场。如果美国不改变它的立场，我国代表团仍然坚决相信，这种违背历史的力量和现实的行动只能是暂时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迟早将取得他们的合法席位。

古里诺维奇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先生，请容我首先恭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表扬你引导本理事会工作的卓越能力，并且感谢你在欢迎我参加安全理事会工作时对我说的亲切的话。

安全理事会已应大会的请求召开，它要立即而且有利地重新审议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所提出关于严格遵照联合国宪章第四条第1项的规定接纳他们为联合国会员国的申请。

大会在第3366(XXX)号决议中重申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合法权利，这项决议是由包括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内的大约七十个国家提出的。这项没有人投反对票的决议并没有把接纳两个越南国家为联合国会员国的问题同审议任何其他关于加入本组织的申请连系在一起。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安全理事会只把大会所请求审议的事情列入议程，并且鉴于国际缓和的现况，它避免重新采取冷战时期的态度以免阻挠朝鲜人民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统一祖国的愿望。

有些人纯粹出于主观的政治动机，现在却说些甚么不能允许歧视和联合国偏袒一方等等的话；对于这些发言人，我要指出，正是他们的国家多年来只接纳合乎他们心意的国家加入各专门机构，并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们以歧视的作法阻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入联合国的各专门机构。

还应该回顾到的是，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与会各国确定地指出，

“ . . . 联合国会员国在联合国宪章下之义务与其依任何条约或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〇三条的规定，其在联合国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

这是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后决议书摘录出来的。

在目前的特殊情况下，它的意义是说，在审议要求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申请时，我们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第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而不以任何其他事态为依归。大会的辩论过程和安全理事会当前的讨论显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申请获得联合国会员国实质上普遍的支持。每一个人，包括今年八月间阻止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的那个国家的代表在内，都宣告这两个国家符合对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国家适用的联合国宪章第四条第一项所载的必要条件，即他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并且愿意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

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权利是经由长期为自由与独立以及为恢复和加强印度支那所进行的残酷斗争赢得的。在这种英勇的斗争中越南人民依靠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所有反帝力量的一贯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所赢得的胜利不仅对东南亚的局势产生有利的影响，对于整个国际局势也是有利的。它为进一步改善国际局势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最近，越南人民庄严地庆祝了一个重要的周年纪念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成立三十周年。过去三十年实际上不断遭受侵略的困难情况下，它在建设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方面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越南人民获得英勇胜利的结果，

完全解放了帝国主义及其仆从所统治的越南土地。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承认。他们的外交政策的基础是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并把国际缓和推展到全世界。他们实行的政策是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及睦邻关系，在相互尊重、独立、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存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普遍的国际合作。这种外交政策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必要条件。

毫无疑问地，接纳两个越南国家为联合国会员国将大大有助于增强联合国的效能和权力。那将是向真正的普遍性跨进了一步。联合国将能够充分地从越南人民所获得的政治及生活上的伟大经验中获益。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认为，接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为联合国会员国的问题应该刻不容缓地积极地作出决定。鉴于国际活动场所发生的正面变化，正在增加和解的广度和深度并确保其不可逆转的性质，这种决定显得特别迫切需要。

若再延迟或再度拒绝接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就是违背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意志，并且同增强本组织威望与权力的宗旨不相容。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两项决议草案（S/11832 和 S/11833）的提案国，这两项决议草案是以九个国家的名义提出的，内载安全理事会向大会提出的关于接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的建议，希望安全理事会的所有理事国都能善尽责任，支持这两项决议草案。

我们相信，如果不是在安全理事会目前这几次会议，那么至少在最近的将来，理性和识将会伸张，越南人民的正义事业将会胜利，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这两个国家都成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

主席：感谢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对我讲的亲切话。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隔了大约六个星期以后，我们现在又在安全理事会重复已经预先知道各方的论点的辩论。法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一样，只能重申其立场。对于我们八月十一日所表示的几点考虑，既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增添，也不想收回任何东西。

我们已经说明了我们迫切希望两个越南加入联合国的理由。越南人民的考验使得他们有受整个世界大家庭的帮助的道义上的权利；越南人民在提出两个越南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申请时承担尊重宪章，负起每个会员国都须担当的责任；越南人民与我们的历史联系——这些都是赞成接纳这两个国家为联合国会员国的理由。

最近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的大会第 3366(XXX) 号决议是这一方的另一论点。因此，法国代表团将毫不犹豫地再次投票象我们上个月那样赞成接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加入联合国。

此外，在我们看来，我们议程上的问题应当根据其是非曲直来审议而不应当从属于任何其他问题。我们已经说过，现在仍说，我们不同意将一个表决与另一个表决拉在一起的阴谋。我们反对一揽子交易的做法，纵然对目前情况感到愤慨的某些国家在其他情况下都曾欣然地去迁就它。

法国代表团在说了这些话之后，更加欣然地重申它对寻求普遍性怀着深厚的感情，这将表明我们要在无论那里都结束冷战的意图。普遍性的原则是不能分割的。我们赞成两个越南加入联合国。我们也赞成大韩民国加入联合国，因为它已经申请要加入联合国了，而这个申请现在仍然有效，仍然在安理会那儿；因为我们对它具有必需的资格毫不怀疑。当然，我们觉得不必在今天审议两个越南的问题的同时，去审议大韩民国的问题。但是我们对朝鲜的另一半（它也同样有资格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拒绝参加联合国，似乎认为我们的组织是一个要避开的场所，表示遗憾。我们也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它避开不来，大韩民国竟被摒弃在联合国之外。这种轻视更加使我们吃惊，因为大会已经再一次将对朝鲜问题的大辩论列入议程，

我们都要为了在亚洲这一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达成协议和实现缓和（这是我们所有的国家所一致期望的）做出巨大的和真诚的努力。

芬奇先生（意大利）：我已经在安理会内外仔细地倾听了参加这次辩论的好几个国家的代表、外交部长和大使的声明。这种交换意见确实是有趣的、完全文明的。但要从这么多的演讲中得出具体的结论却是相当困难的。不过，如果要我找出这次辩论的一个主要特点，我就要说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听到同样的论据用来支持这个或那个论题。这表明：当根深蒂固的政治分歧存在时，逻辑的作用是多么的微小，因此若以原则为理由来规定立场，多么容易陷入矛盾。

当然，这在联合国的记录里是一点也不新奇的，在一般国际事务里也没有两样。来自一个对法律的发展作过不少贡献的国家，当然我感到一种相当强烈的诱惑要追随以前的发言人之后，采用同样的探讨问题的方法。

正如一句古老的拉丁谚语说的：“法律按其性质来说是由正义转变而来”。但是，我要抵抗高谈法律和道德价值的诱惑而将直率地说话，因为整个辩证已经表明了这个问题有多大一部分实质上是政治性质的。

我对于几个代表团所提出的观点虽然十分尊重，但是我要起首便说，他们没有能使我们相信安理会收到的三个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申请之一不能在现在进行审议。除了一个国家有权要它的申请按其是非曲直受审议，不与其他直接或间接有关方面有任何的牵联外，我们中间有两个会员国来自一个分裂国家的领土，是不容忽视或轻易放过的，因为它事实上限制了曾经一度被奉为普遍接受的做法的那个程序。

我们认为，它特别证明政治或经济制度的不同并不阻碍一个国家加入联合国。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应该遵照的榜样，不该以不符合我们主要责任的论据来辩驳，而我们的主要责任不是别的，是调解不同的立场，协调各国的行动。

这也是为什么我相信我们应当鼓励北朝鲜民主共和国参加我们的世界组织，而

不采取相反的立场。 联合国这方面采取这种行动将与普遍性的理想（这是大家一致支持的）一致，并且，在我看来，也将有助于达到南北朝鲜都定为其政策基础的统一的目标。

在作了这些一般性陈述以后，我想我对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一日阿尔贝托·卡瓦利埃里大使在安理会第 1835 次会议上所作声明没有多少要补充了。 其实，意大利代表团在八月份安理会的会议里的投票、在大会里支持第 3366(XXX) 号决议和在上星期五的会议里已经将它的立场表明了。 由于我刚刚才讲过的理由，我们那时，现在仍是对于大韩民国的申请没有列入议程感到遗憾。 现在，我们准备投票赞成坦桑尼亚萨利姆大使提出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载在 S/11832 号和 S/11833 号文件里。

正如九月二十三日意大利外交部长马里亚诺·鲁莫尔在大会的一般性辩论里所说的那样：

“东南亚是多年来成为战场的另一个地区。虽然在越南和柬埔寨的武装冲突已经结束了，但是在这些地区里，许多有关建设的问题仍然存在。”（A/PV 2357, 第 27 页）

稍后，他说：

“与共同体各国对东南亚政治和经济稳定的越来越大的兴趣一致，意大利将不会不支持所有为了这个地区的进步而提出的适当倡议，因为这个地区长期以来便渴望在一个新的和平气候下实现它对进步的正当愿望。”（同上）

我们确信，两个越南国家积极参与我们的工作，将会加速完成它们的复兴计划同时，越南南方共和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加入将是这个组织走向普遍性的一大进步并将推动这个曾经遭受了许多——太多——年的人的苦难和物质破坏的地区恢复稳定与和平。

扎哈韦先生（伊拉克）：由于伊拉克已经声明过了它对这件事的立场，并且现在也是安理会收到的推荐越南南方共和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两个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之一，我的代表团对我们议程项目的立场已不需要再加以详细说明了。但是，我想就一般的会员国问题，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根据宪章的授权与安理会目前辩论的可能结果说几句话。

联合国的会员国问题充满着讽刺和矛盾。例如，在普遍性的名义下，两个完全具有会员国条件的国家被阻止成为会员国。接着，那些大声鼓吹普遍性原则（这并不是宪章的原则）的国家一方面要求严格遵守宪章，另一方面却死硬地反对执行宪章关于会员国问题的任何明确和毫不含糊的规定——即第五条和第六条。这两种立场——一方面对于把普遍性原则本身当作目的忽然完全支持，另一方面甚至对于考虑可否对最顽固的国家执行宪章的第五条和第六条也断然加以反对——是显然故意地企图歪曲宪章的目的和原则。

拒绝考虑执行这些基本条款的可能性是为了维护南非和以色列之流的会员国身份。这些国家违反宪章、藐视和反抗联合国决议的空前未有的记录，只能腐蚀联合国的效力、地位和根基。我要附带补充一点，以色列政权之为联合国会员国更是不相称，因为该政权的建立就是违反大会关于巴勒斯坦未来地位的决议的。它至今没有划定它的疆界，希望获得或吞并更多的领土。二十多年来，它一直顽固地拒绝履行作为它加入联合国的条件的那些规定。

现在，安理会似乎正走向另一个否决。那将再次证明少数暴政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那不一定意味着整个辩论是徒然的，不意味着联合国绝大部分会员国的意志因非常小的少数的固执便气馁。大会将毫无疑问会从安全理事会的投票，从保住南非在联合国内的否决票，并从摈弃两个越南共和国在联合国外的否决票，得出恰当的结论。

早在一九五〇年，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如果安全理事会由于它的常任理

事国之间的不一致，而不能行使其维持和平的至要责任，大会就马上处理这个问题并作出必要的建议，包括必要时使用武力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现在，安全理事会的主要责任当然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然而根据那个被称为“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的决议，大会承担了根据宪章原来只委托给安全理事会的责任。

关于会员国问题，安全理事会的作用，正如印度代表（我相信）在安理会的声明里已经指出的那样，只限于作出推荐而已。根据宪章第四条、第五条和第六条有关会员国的问题是由大会来作决定的。

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最近对会员国问题不能达成一致的决定的情况下，大会的唯一符合逻辑的一步就是通过一项类似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的决议。当然这项新决议要涉及到宪章委托给大会对会员国问题作决定的问题。这样一项决议可以称为“联合一致主持正义”决议。在安全理事会少数理事国横加阻挠的情况下，大会确实只剩下通过这样一项决议的行动途径了。

主席：在请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之前，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墨西哥代表和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信，要求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当前项目的辩论，但无表决权。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打算根据我们的惯例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规则的规定，请墨西哥代表和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墨西哥代表和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们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和莫桑比克代表希萨若先生，应主席邀请，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布布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今年九月十九日，大会以几乎一致的投票，通过第3366(XXX)号决议，要求安全理事会，严格按照宪章第四条第一项，马上地和顺利地重新审议两个越南国家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申请。

因此，人们实有正当理由以为大会的这一迫切要求，连同两个越南国家的大使对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所发出的和解和友好的声明，将会得到安全理事会以这个问题所需要的那种冷静和严肃的态度加以审议。

然而某些国家竟认为选择这个时刻再次提起大韩民国加入联合国的要求（虽然这件事得到安全理事会的一些理事国的同情，但是一向总是引起了牢不可拔的争论）是适当的，我的代表团对此不能不深表痛惜。

我们认为，把南韩进入联合国当成解决或导致解决南韩一切基本政治问题的灵州圣药是错误的。

喀麦隆和大韩民国与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都有非常良好的关系，我们相信，朝鲜问题的正当解决必须根据考虑到目前两个政府掌握着朝鲜人民的命运这个事实，并且首先由他们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来决定确保他们国家的和平与自主统一的适当方法。

因此，朝鲜两个政府为和解、对话和妥协而顽强地工作将很有益处。我的代表团一定给予他们以同情和不断的鼓励。

关于越南南方共和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申请，我要重申我的代表团上个月在安理会里声明的立场，即，喀麦隆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两个国家加入联合国的申请，理由是这两个国家和我的国家都存在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并且我们对新的印度支那的政治现实深表赞赏。

确实，既然今后他们将在他们的领土内有效地行使权力，这两个越南主权国家同时自动接受宪章加于会员国的义务并庄严承担遵守它们。

而且，越南人民由于他们反对一切外来侵略的长期斗争和为自由和正义所受的难以形容的苦难，已向整个世界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它们对和平与各国人民间的谅解的不倦忠心和承担本组织会员国的责任的能力。

此外，我们不能不感到满意的是，安理会没有一个理事国对两个申请国就宪章来说的优点表示任何怀疑。所有代表团，包括美国代表团都宣称他们没有理由反对两个越南国家加入联合国。

这是符合宪章和一九四八年国际法院关于入会问题的咨询意见的正当态度，不应当因冷战时期那种有问题的讨价还价做法的重现，或因坚持对越南人民的荒唐的怨恨而模糊不彰。

今天，印度支那的政治现实是不可逆转的，接受它们无疑才是致力于我们的宪章所一再宣布的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与和解的办法。

安理会若是因为朝鲜人民的不幸责备越南人民从而做出违反越南人民在自由国家的大家庭里完全承担其责任的正当愿望的事，那就很不公平，甚至令人作呕了。

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必须根据宪章第四条第一项客观地和个别地加以审查，是一个公认的准则。因此不能拿假造的理由来阻挡这些要求，而不负践踏我们组织的宪章的沉重责任。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代表团要以友善的态度迫切地吁请美国代表团重新考虑他的立场，无条件地支持载于第S/11832号与第S/11833号文件里的决议草案。这些决议草案昨天由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以所有赞助国的名义非常雄辩地提了出来，反映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于越南南方共和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立即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的愿望。

这个组织的一个会员国顽固地反对两个越南国家加入联合国，从而世界各国的意愿相反，是注定要失败的也决不会改变今天越南人民以一如昨天在战场上那样的尊严和坚定来决心维护国际大家庭对它的合法权利的承识。

我们确信时间是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越南南方共和一边，它们可以永远指望得到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的同情和积极支持以对抗帝国主义的卑鄙阴谋，确保它们在越南和在联合国里的民族权利的胜利。

下午一时散会